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推十書

增补全本

戊辑
貳

刘咸炘◎著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刘咸炘◎著

推十書

增补全本

戊辑 貳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院
学术丛书

凡四卷

推十文

推十書之一

丙子三月刻成



目录



卷一 论

蜀学论
记《燕丹子》后
午棋法
戊午正月尚友书塾开讲辞
释与 论语无隐
章与字解

说

慈悲说
广大说
清净说
柔和说
方便说

序

简阳游氏谱序 甲子五月
夏氏谱序 丁卯八月
华氏族谱序
成都大学预科第一届毕业
学录序
养生保命录序
新都韵言序
笃久堂序 蕤桥
龙潭寺善会募捐序

黄龙场善举募捐序
儒林祠年祭底金簿序
新津天社山重修三清殿募序
乐善公所医药募捐序
崇庆州教思会会簿序
书郑氏双节孝传后
六世同堂榜题

跋

经忤集成跋 丙寅二月
槐轩杂著外编跋

传

韦烈妇传
孙君秉之家传
刘柏桢家传
亡妻事述
先妣行述
自述
唐迪风别传
吴碧柳别传

卷二 记

尚友书塾寄存书记
书塾孔子生日会祭摄影题



同治普安平寇记 代王伯驹
露泽寺奉真武神像记
朱帅神像记

碑志

园土神龕刻石 拟作
园土神龕刻石 再拟
园土神龕刻石 三拟
清修职郎舅氏王府君墓表
清中书科中书街王君墓表
清平彝县知县蓝君墓志铭
周君级斋墓志铭
吴君泰阶墓志铭
处士熊君墓志铭
刘君明夫墓志铭
清诰封奉政大夫李公作龙墓
志铭
李母张太夫人墓志铭
王母杨太孺人墓志铭 庚午十二月
董母杨夫人墓志铭
胡母周孺人墓志铭
尹母杨孺人节孝坊题
王礼斋墓碣阴记
真武大帝鸣钵
金华大帝鸣磬
接引如来鸣磬
杨公鸣钵

杂韵文

继室季万名字辞
三佛赞 映佛崖北齐刻石。曰：阿弥陀佛、弥勒佛、观世音佛。
题再从嫂吴孺人像
外曾祖王敬庭翁像赞
敬庭翁元配杨太宜人像赞

敬庭翁继配帅太宜人像赞
外祖妣胡太宜人像赞
王七舅母刘太孺人像赞 辛未重九
题郭东府像 东府名光斗，遂宁人。
刘母何太夫人像赞
自题三十二岁像赞
题万宜荪姻兄像

寿颂

刘母王孺人八十寿颂 代胡克昌
彭春如六十寿颂 王戊仲冬
萧母胡太孺人六十寿颂
清诰封宜人周母郑宜人五十
寿颂
刘母赖太宜人寿颂
清诰封宜人陈母吴宜人八旬
晋一寿颂 庚申十一月
刘母严孺人四十寿诗并传

卷三

寿言

舅母王母刘孺人八秩寿言
节母黄母周太君六秩有九寿言
苏励生先生七旬晋三寿言 代
清封恭人郑母黄恭人六秩寿言
刘君次璠五秩寿言
李母张太夫人九十有一寿言
张瑞三先生六旬晋一寿序
陈君龙骧六十双寿寿言
王母杨太孺人七十寿言
陈母徐太夫人七十有九寿言
清封宜人廖母王太宜人七十寿言
清授修职郎王公楚亲暨德配雷
孺人六十寿言



孙君治平暨德配张孺人五十
寿言

涂斐成先生暨德配陆夫人六
旬双寿寿言

清封夫人旌表贞节刘母袁太
夫人八十寿言 丙寅五月代。

周懋勋七十寿言

罗承之先生暨德配王安人八
十寿言

清封安人马母王安人六十寿言

欧阳席儒先生六十寿言

刘母尹太孺人六十寿言

姜母谭太孺人七十寿言 乙丑冬

刘植三先生六十寿言 丙寅二月二十八

李君觉先五十寿言

仲韬夫子暨师母李孺人六旬
双寿代

仲韬夫子暨师母李孺人六十
双庆

万母曾太孺人七旬寿庆

罗从道先生暨德配林夫人六
十寿言

赖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夫人六
十寿言

养初表兄暨表嫂李孺人六十
双庆

卷四 募疏

贱售面饼募疏

广汉县同善局施药募捐疏

重修三星桥募疏

金堂县集善公所募捐疏

放生会募捐疏

平泉米募捐疏

彭县中元会募捐疏

华阳中兴场玉皇楼肖神像募
捐疏

白马寺救济会百人会募疏

苏坡桥场建设攘劫善醮公启

三台川流善会开办募捐启

天社山长生会募捐启

井研建刘止唐先生祠募捐启

僧道学法募集供费启

新繁县广生善所募捐启

西充金泉场善所募捐启

双华善会建修办事募捐启 丁卯九月

五垒子德兴寺下元会记

杂告语文

救婴会引

推十诗刊报小引

世家一首送表侄王守微归娶

介绍印人牟氏书

介医书

太祝月转会 代纬文

说广赠徐季广

宋和冈子字说 辛未六月

刘柏荣作文润例弁言

哀诔

追悼吴碧柳先生纪念册征文启

李玉生哀启

祭外舅文

祭孙绳武文 辛酉日月

祭李德初文 代

编修颜君伤辞



祭颜雍耆文<sup>代山西世
诸等作。</sup>

代苏合才祭兄克一文

傅母黄太孺人诔

祭张立先文^代

祭外舅李公文^{代万宜荪}

书札

复宋芸子书^{乙卯五月}

与蒙文通书^{丁卯九月}

与蒙文通书

复蒙文通书<sup>庚午四月
十一日</sup>

复门人姜寿椿书^{丁卯九月}

复王亦潜书

复徐季广书

与徐季广书

复徐季广书<sup>辛未十二月
廿六日晚</sup>

复吴碧柳书

与吴碧柳书<sup>辛未十二
月十八日</sup>

寄图书馆书^{代扶经堂}

复左君纯书

复马肇迹书^{壬申五月九日}

论

蜀学论^{注中不著郡县者无考。}

有是主人，蜷伏虫堦。口谈不对于魁士，足迹不出于一郡。兀然仰屋，有客来问曰：吾尝历数师儒，旁求篇帙，衡较天下蜀学，尝黜录于《四库》，十不占一。何周、汉旧邦而下，济滇、越，不必远征，且举晚近二百年来，学士殷赆。大河南北，守关、洛之朴实；长江东西，驾汉、唐之博敏。黔荒晚通，亦绍许、尹。

遵义郑氏、独山莫氏始治《说文》，开黔中风气。汉毋斂、尹珍受业许君。而蜀士闻者，才三四人。乐斋之文，杂八比之陋习；

丹稜彭端淑。船山之诗，附随园而效颦。遂宁张问陶。雨村记丑而不博，罗江李调元。西沅识隘而不纯。

垫江李惺。光绪以来，渐致彬彬，遽遭丧乱，古道湮沦。岂山川阻蔽，化不通而气不伸乎？何其贫也？主人应之曰：子徒见今之荒秽，而不闻昔之荟蔚也；徒羨彼之多而

沸，而不识此之少而贵也。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

《纬书》言扬州人性轻扬，故号为扬。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

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常州经生多工词。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

气于鸿濛。三古多士，悉数难终。就概见而尚论，将俟百世之公。学在六艺，经首三圣，

《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商瞿北学，尚曰传疑。宋祁谓瞿为蜀人。杨慎言《世本》作商瞿，上居瞿上，故名。而今所见群书引《世本》无此语。赵宾异

说，孰为疏证？《汉书·儒林传》载赵宾说箕子为蒧。兹云授孟喜。又载喜诈言田王孙且死，枕喜膝独传喜。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其伪。大义精于君平，

成都严遵。《华阳国志》言专精《大易》。而诸儒多沿施、孟。范书载绵竹任安受《孟氏易》，梓潼景鸾治《施氏易》。《象》数亡于唐疏，而李氏独

罗虞郑。汉《易》复兴，资州之功胜也。唐资州李鼎祚。宋有譙定，涪陵人。出郭曩氏。亦蜀人。定又受教程颐。

私淑程、邵、冯、张继美。恭州冯时行，与邛张行成得定之传。张来崛起于穷山，犹冥搜而合执。明末梁山来知德著《易》，卫嵩元包，北周成上继玄杨；苕宏执数，《淮南·汜论》云：苕宏，周之执数者也。专言错综，近汉儒。下启天纲。唐成都袁天盖汉师多通术数，故源远而流长。《义海》百卷，博莫如房。房审权书，今佚，酱翁篋叟，以程袁彰。二程得学于成都治麓篋叟，袁道洁得惟存李衡《撮要》。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史氏家法，至唐而致。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陈常接步，道将体超于赵晔，晋江原常璩《华阳国志》胜承祚词亚乎班固。晋安汉。陈寿《三国志》。安汉今南充。十国攘攘，蜀独尚文，载记特备。句、宋华阳句延庆，著《蜀里耆旧传》。张著《蜀桡机》。与孙。宋贵平孙光宪，著《北梦琐言》，多十国事。贵平，今仁寿。赵宋史学，窳废难论。撰述非才，记注亦纷。而东都成书，季平抗欧阳而比洁，眉州王偁撰《东都事略》，宋后史之最有法者。《通鉴》笃论，淳夫佐司马而策勋。华阳范祖禹佐温公，又别著《唐鉴》。微之证误之密，并研李心传著书甚多。今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仁甫长编之勤，丹陵李焘亦著书甚多，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注之善，后亦无伦。四贤编籍，其名喧喧。乃至王、眉山王当，著《春秋列国诸臣传》。费、双流费枢撰《廉史传》。杜氏，眉山杜大珪，著《名臣碑传》、《琬琰集》。传记之条理；苏、眉山苏洵，修《太常因革礼》。李、蜀人李攸，撰《宋朝事实》。程氏^{丹陵程公说，撰《春秋分纪》。}典制之纷纭。史炤、眉州人，作《通鉴释文》。吴缜、成都人，著《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误》。释训校文。皆见推为整核，虽支流亦有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而匪特两宋掌故之所存。且汉《易》本史学之难而尊者也。况当逃空而征实，弥见力笃而风纯。何必三世易师？东吴惠氏五传史法于越黄门也哉？苏州惠栋，祖周惕，父士奇。余姚黄宗羲、邵庭采，鄞万斯同、全祖望，余姚邵晋涵，会稽章学诚，为浙东史学。夫文集者，古诗之流，而词赋之扩充也。文化江汉，庸蜀先从。二南分缉，西主召公，蜀士之作，固已弁冕于《国风》。盛汉扬声，相如、褒、雄，司马、王，扬均成都人。分国华之半，为词苑所宗。后辈踵武，李尤杨终。李，洛人，今汉州。杨，成都人。均《后汉书》有传。韩、柳之俦，衍扬之绪；班、张以下，蹶马之踪。盖东南之美水，涣文章而包络吴、楚者，岷山之滥觞也。唐复元古，用李白诗语。子昂高蹈。用韩愈诗语。振嗣宗之坠响，承《小雅》之本教。杜颂韩推，后来莫绍。即奏疏历历，亦庶几西汉之造。射洪《陈拾遗集》。唐李舟称费至作诏，历历如西汉人。太白嗣出，亦志删述。本诗语。祖曹祢鲍，《国风》之笔。彰明李翰林。上援长卿之作颂，卓三峰之萃毕。诗有四系，独缺骚一耳。无文胜其何伤，亦足见蜀词之先质也。唐宋八家，晚学所祖。蜀得其三，维子承父。明允强劲，兵家余绪；子瞻多能，为广大主。眉山苏氏。苏氏之文，盖不可比古矣。而南渡以还，衣被天下，羊肉菜羹，竟成谚语焉。《老学庵笔记》载南宋时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子西苏之乡人，能不苟同；眉山唐子美欧之先进，为所推许。铜山苏舜钦。铜山，今中江。皆宋世之



佼佼，其余不可具数。元士寥寥，伯生孤标。并驾吴、姚，亦衰世错薪之翘也。仁寿康集。明学靡靡，用修广采。遥和何、李，是古学清尘之簪也。新都杨慎。文以字精，小学用阐。煌煌《方言》，《凡将》、《训纂》。马、扬著。汉治雅训，舍人先进于李、樊；健为舍人。唐攻许书，阳冰下开乎锴、铉。李阳冰校定《说文》，虽任臆变古，缪贻于林罕，五代蜀人，著《通志》辨定为今合州人。《字原偏旁小说》。而自宋以来，宗习其篆矣。若夫经生考典，子部成家，斯则让于他国，不敢饰其所无。然当赵宋之世，士习空粗，南轩鹤山，光大程、朱。而张既详说二子，绵竹张栻有《易说》、《论语解》、魏更简删九疏。《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礼记》、《孟子说》。《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要义》，删削注疏极密，近儒宝之。蒙古草率，寂无多儒。而楚望覃思，见推草庐。资州黄泽，以说经著。吴澄谓平生所见，未有能及。史称近代覃思之学，泽为第一。阳明宗派，号为束书。而大洲博辨，旁涉异途。内江赵贞吉，王氏三传弟子，好言，通三教杂流。可知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也。又况升庵说经，往往与惠、戴之传合符哉。至于杂流之术，固非纯俗所营，亦有赵蕤《长短》，唐盐亭人，著《长短经》。苏洵《权》、《衡》。《权书》、《衡论》。纵横家也。《潜书》后起，庄、墨是赅。夔州唐甄。唐后希见，铮铮有声。乃至北宋多杂说，今存资阳李石《续博物志》、华阳范镇《东斋记事》、苏辙《龙川略志》、黄休复《茅亭客话》。南宋喜谈兵，李宪《六朝通鉴博议》、《南北攻守录》，李心传父舜臣《江东十鉴》。其子道传《江东十考》。资州郭九蹈《蜀鉴》。本草之集，莫博于唐。宋晋原唐慎微修《大观证类本草》。《参同》之注，莫古于彭。后蜀永康彭晓著《参同契》皆著录所矜贵，又岂可以小道轻乎？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非封畛以阿私，诚惧素丝之染紫。敢望官礼诵训之书，窃附诗人陈古之旨。

记《燕丹子》后

朱元晦书荆轲为盗，后世多反唇。侯方域、刘大槐之言尤辨。吾殊不欲雷同。吴敏树尝难方域而未畅，因复记之。燕丹事一篇，盖述于当时侠者。司马迁删取为传，其说事详矣。丹之谋于曲武、田光、荆卿，皆曰：丹尝质秦，秦遇丹无礼。且曰：大丈夫耻受辱以生于世，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然，白骨更生。盖丹之欲刺秦王以此。轲之对丹曰：太子遇轲甚厚，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庸人当之，犹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盖轲之效死于丹以此，非痛燕之社稷。吴敏树固知之矣。而方域、大槐盛誉为孝义。丹、轲有知，毋耻声闻之过情乎？秦之胜，以耕战；六国之亡，以游说游侠。秦强旧矣，虽经武王暴



死，穰侯擅柄，嫪毐、吕不韦之乱，而不败弱者，法使然也。扶苏贤孝，内有李斯，外有蒙、骜、王翦之伦。王政虽死，秦方更强耳。方域、大槩乃谓政死秦必乱，燕合六国以西向，秦可灭，燕可王。轲功不下萧、曹、平、勃。执卷论天下事，乃如谈戏曲。敏树以为儿童之见，当矣。心非为国既如彼，事之无益又如此。曲武说言，而自谓不及，待亟逞一时之忿焉耳。且丹、轲之计，非徒无益，而又害燕也。刺秦王不中，秦怒，益兵攻燕，围蓟逾年，蓟溃，宋儒以召衅罪丹、轲，斯固不然。轲未出，秦兵已向燕矣。故方域、大槩谓刺亦亡，不刺亦亡。韩、赵、魏、齐、楚无荆轲以先亡，是丹宜若无罪也。薄乎云尔，乌得无罪？薛季宣有言，物有甚轻而用重者，图籍是也。周衰，号为共主者，以图籍所存。督亢图上而荆卿之难作，取之如此，其难也。汉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图书，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用平天下。《浪语集》由斯以谭。督亢，燕之险也。图不入秦，秦不能数月而下蓟也。无图不得见秦王，纵使刺而中，轲亦必死，图终不得反，丹岂不知之？当轲之请图也，丹曰：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欲逞其忿，国不惜，何有于图？其时天下恶秦，任侠轻死之风方盛，故喜称道丹、轲。方域少年轻躁，任侠自喜；大槩徒骋笔梏论，以效苏轼。论古如谏狱，必参谏不以得其情，二人未足与此。《春秋》书盗，微之词也。轲非受命致身于燕，意气徇友，私恩非公义。不书盗，将何书？大槩乃谓《春秋》书盗，为不知谁何之词。窃宝玉大弓非阳虎，荒经如是，尚足辩哉？

初欲为论，继思论一人乃八代所罕有，故仿孟坚书《始皇本纪》后。

午棋法

局正线，纵横各九，为方罫六十四。方中又午贯之，为邪线十五。子各十六，沿边置之，行不限步，止于方角。为位八十一。子以阴阳为别，取得则反彼为我。其相取也，不以一与一，三位而成势。一取两为担，两取一为夹，拟其形也。彼六两两离立，而我参其中，一可担六焉。彼我各两，各分立句股，而我往止句股之交，三可夹二焉。所担复可有所夹，所夹复可有所担，更相牵连，一可取十。若三



位前后更有子相属，则不得取。毋论彼我。彼有是，彼有助也；我有是，我恃众乱，势也。取之余三四，则围之使不得行，胜矣。以三为势，数之成也。线二九位，九九，数之终也。子四八窞，八八，卦之数也。降而不杀，仁也。不恃众，义也。不一与一，贱力也。取之以势，尚智也。少可以入众，勇也。少可以取众，奇也。地无定限，而布子必邪正皆如贯鱼，乃不遭取，如混战于原也。我少则不可围，如攻城也。彼边则不可取，如据险也。如九宫而阙入其中，则陷。围而薄夹于外，则破。皆兵法也。蹈瑕抵隙，稍疏则失，胜负无常，久而后决。围棋不若其多变，象棋不若其近情也。是技为何？俗之五马也。去支局，增线子，定窞位，而说之者大攘也。易其名曰午，以午错为用也。

戊午正月尚友书塾开讲辞

诸生谛听：生今言学，譬如数星。昔孔子之教，首以文行。今告诸生亦此而已。再提其要，则曰辨志。志邪行堕，文亦随坏。虽极雕饰，只成玉卮。何以辨志？先思士字之义。农工商贾，皆自食力，惟士不然。何功以堪，不可不忖。孟子食志、食功之论，阐幽当名。吾侪宁徒以志坐食天禄，固将致其功也。苟不自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虚受豢养，何殊羊豕。志之无有，曷言乎功。《中庸》曰：赞天地之化育。《孟子》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皆士之事，天职爰在。《诗》曰：不素餐兮。又曰：职思其居。诸生出就外傅，父兄延颈，亲故注目，盍思之乎？《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何谓尚志？仁义而已。学先辨志，仁义为道，志尚于道，示其准也。众人之志，或名或利。干禄为人，尼父所戒。前世循资，犹稍敛纳。今则训诂不晓，便思弋禄。狂热满中，有识兴叹。良由嗜欲情浓，身心业淡，穿窬鄙夫，躬蹈不寤。席丰者皆原伯，困约者效苏、张。士事丧，士名伪，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今诸生之来，何志乎？志于名，则兹非进仕之阶；志于利，则兹无牟利之教。度诸生志于道矣。信然，则名利之志不容有秋毫，而后能确乎悠哉。《易》曰：可久，则贤人之业，何功不成？何事不立？中道而画，半途而废，曰志在焉，吾不信也。孔



子曰：志于道，不耻恶衣食。今世剽轻之士，诟其性奢，特随流靡，遂耻朴陋。夫士贵有耻，然所耻可详。德之不修也，学之不讲也，未免为乡人也，无耻也。能耻四端，重学轻欲，不虑沦俗，尚耻恶衣食哉？患不能不耻俗耻耳。

我今所说思事辨志，除俗存耻，行立文成，功致名正。胥于是，在所务不出目下，所造极乎宏远。《孟子》曰：言近指远，守约施博。吾虽不敏，窃附斯旨。

行叵徒言，文难辞喻，今申四戒，以定厥志。

戒浮

虚慕外驰，是行之浮。何以断之？曰沉其心。《中庸》曰：暗然而日章。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

亶曼涂饰，是文之浮。何以断之？曰沉其思。扬子云默而好深湛之思。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戒夸

妄自表异，是行之夸。何以断之？曰慎其行。《弟子职》曰：执事有恪。孟子曰：盈科而后进。

笑谈治乱，是文之夸。何以断之？曰慎其言。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戒躁

不循矩度，是行之躁。何以断之？曰敛其心。《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诸葛公曰：学须静也，险躁则无以治性。

粗率嚣呶，是文之躁。何以断之？曰敛其气。《易》曰：躁人之词多。《诗》曰：穆如清风。

戒剽

腾说文饰，是行之剽。何以断之？曰：实其行。孔子曰：笃行。又曰：讷于言而敏于行。《孟子》曰：自得之。邵尧夫称司马温公脚踏实地。

攘窃肤滑，是文之剽。何以断之？曰实其义。《易》曰：言有物。又曰：中心疑者，其辞枝。韩退之曰：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与，共词也。字从白、𠂇、四。手上下向。𠂇，共举意也。𠂇共亦向四手形。故《书》、《传》凡言与，皆共事也。此章言与而曰行，行即事也。注曰：与，犹示也。诂训例义，近而非本义则曰犹。善言人者，必征于天以示训。与，征于天也。《说文》曰：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以上《说文》。

示本天义，而以譬人，故曰犹。先将与、示二字打并，坐实为共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示即与。云天知，天可征。云行与事，知行事同也。征于天，有征乎？曰：《论语》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何言即不言也。知圣与天同矣。曷言与天同？曰：事本于心，心同故事同。曷言心同？曰：天生人而圣教之，天无私覆，圣奉无私以施教，所以参赞化育者，此志也。曷言事同？曰：天不言而时行物生，圣不言而达材成德。《孟子》曰：有如时雨化之者。《记》曰：风霆流行，无非教也。天以风霆为教，而圣教比于时雨。同乎，否乎？次将天人两样证明，言心同伏后无私，言事同坐实躬行。夫教，学也。学，效也。颜之学孔曰：步趋。孔子拱而向右，门人亦拱而向右。效固不在言也。然则以言求圣人者，谬矣。天之祸福，曷不以言求之哉？天不言而吉凶见，圣不言而趋避著。善效者圣趋趋，圣避避焉耳。以言教者空，以行教而不躬率之者伪。后之儒有谈心性者，有谈实践者。谈心性者不足罪，吾独恶夫谈实践者也。日号于众曰行旃，行旃而不躬率之。书等身，言满耳，皆曰行旃。行旃，而其行无闻也。教者曰：某事当行。学者曰：将行之矣。虽未必无行者焉，而岂与哉？与，从手不从口，乌可以谈尽乎？《中庸》曰：言顾行。《论语》曰：耻其言而过其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陈古灵曰：好善之人，惟恐有不闻；好为善之人，惟恐有闻。夫行固非言所能尽。事变之众，典籍不能备。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不闻。孔子条举其目，惟行而后知其得失。圣人不能若胥吏设例案而循之也。苟不与二三子共行之，非惟二三子不能行，孔子亦安能预知哉？故与者，圣人之精也。亦圣人之公也。发明重行不重言，再进一层，言行在躬率。但言不行，则不能知。点出精字，见得与字要紧，带出公字起下。曷言乎公？曰：奉无私以教人，非特独善而已。故曰：与人为善。与人者，莫大乎舜。《孟子》曰：耕稼陶渔，无非取



于人。夫舜之为善，即教也。固不待登庸而知其能参赞化育矣。古载记有征焉，曰：耕于历山，耕者让畔；渔于雷泽，泽人让居；陶于河滨，器不苦窳。斯孟子所谓与人也。舜让畔，则众让畔矣。舜让居，则众让居矣。舜器不苦窳，则众器不苦窳矣。舜岂徒日以让畔、让居、不苦窳号于人哉？故曰：与人莫大乎教。教莫大乎躬率之。知舜之与，则知孔之与。与，天之示矣。承学字说明无私即与人。与人在躬率。夫天之示，岂徒以吉凶示人。若徒以吉凶示人，则犹谈实践也，固亦躬率之。曷为躬率之？春之时天开张，万物皆开张矣；冬之时天收敛，万物皆收敛矣。天与万物固共事也。曰：然则许言日月星非乎？曰：日月星岂徒观去声。使人观也。人哉？日出人出矣，日入人人入矣。且人固有日月与天应也。日月星无隐也，作止语默，无隐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圣人之改过也，不行，乌知有过？过不容隐也。谓日月星为不可知，不知天者也。谓作止为不可知，不知圣者也。风霆流行而庶物生，其机神矣。作止语默而过者化，其机神矣。受之者不知其所以然，而实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躬率之也。故曰：神奇即平常，平常即神奇。《庄子》曰：鸟日在风中，而不知其为风；人日在道中，而不知其为道。夫鸟之飞，风行也；人之率道，师导也。行之而曰不知，岂不知哉？仅曰不知，则禅家之棒喝耳。晦堂之告山谷者是也。是真不知矣。又说明天亦躬率，即日月星亦躬率。带出无隐，自在其中。虽然，以天与圣，吾人之窥圣也，圣固不自天也。孔子之言，若曰二三子以我为有所秘而不教乎？我无事不与二三子共行也。教与学行而已。未乃明孔子语气。或曰：孔子时周礼具，故率弟子习礼。礼固必行乃明。今将若颜、李终日习六艺九容乎？颜习斋、李恕谷非宋、明儒空谈心性，而以水、火、工虞卿三物为教，务实行。曰否。古礼不可行于今，形下不足以尽道。圣之教，法异而道同。仪度有变，功无变也。道也者，天地人神所共由。静有功焉，动有功焉。匹夫妇与知能也。若强以古制，是乖时宜也。骛于技能，是独而不可众也。乌能共哉？子识行矣，未识与也。

补出余义，见躬率而与人同，是坦坦大道，非旁蹊所可援引。而与字愈明，愈见得真。

阅诸生文皆未贴切，与字且多似全章义，不是一字解，故草此。得失寸心知，故详说其用意，聊共证之。此亦与人之义也。丁巳十月初四作于朱氏远思楼。

此文意摹汪爱庐缙所谓若断若续，非滑滑尔者也。读之自知。

看其分合开阖，追溯跌落。



说

慈悲说

人生而有群。其能群以爱。群始于伦，爱本于性。爱曰仁。仁，性也。爱不本于性则伪。故不伦未有能群者也。仁之状，曰易直慈良。曰良，明本性也；曰易直，非矫曲也。良，善也。善之推远矣。慈良，又曰子谅。子，赤子之心也。谅，诚中也。孔言为仁，孟申以恻隐不忍，善言慈之状也。慈而曰悲者，孔子曰：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悲者怵惕恻隐也。人生而哭，死而哭，以哭终始，未有知其由来也。曰：恕推于群也。曰内诚中也。噫！生死而不哭，倍死忘生，而人相食矣。以悲悲众，则广大矣。秋，愁也。天为万物愁，天本广大也。圣王以丧服送万物之终，圣肖天也。

广大说

天之广大何似哉？横至于旻谷、虞渊，纵至于宗动纲维。若有相，若无相，皆天也。子思曰：其为物不貳，人得之以为性，自顶至踵，细及一毛之孔，皆性也。一毛动，吾必知之。虫羸动，天必知之。惟吾性即天性，故天所至，性所至也。大之字象人，天之字从一。大人与天均大也。一毫之私，而性隘；一念之封，而性亏。以万物之痛痒，为吾之痛痒，则仁之极也。天之所以育万物也，无我人之见。而虚以为容，则义之归也。天所以包万物也，横被四表，格于上下，天下一家，中